

陆 颖

大学毕业三年的表弟跟我抱怨,再也不想朝九晚五呆板的生活了。一个字,累!

我问他不想上班那你想干什么?他疲惫的双眼立马放光,创业呀,我自己开公司,自己给自己当老板,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,那种感觉太爽了!

我不语。此时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,他脸上的绒毛像是镀了一层金。还是太年轻啊!我心里叹息着。他不明白,其实生活就是一个大江湖,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,逃避不得。

就像表弟,嫌上班累,人际关系复杂,想自己创业。如果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创业我会全力支持他,可是为了逃避眼前的困难而去创业,他必将会遭遇更多的困难。

自己当老板,虽说没了领导和同事的约束,自己说了算。可是他还要跟管理部门、客户、竞争对手等等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,到时候他面临的恐怕是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,那时他该往哪逃呢?要知道,江湖之外,还是江湖。

既然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江湖上,难免要像武侠小说那样,在江湖中扮演一个角色。或是绝世的武功高手,或是行侠仗义的侠客,要么是开酒馆的、卖包子的,甚至仅仅是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甲。

不管角色大小,每个人必定要有一个,这个世界上没有超脱于江湖之外的人,就连古代隐居在高山上的人,他也总要下山打个酒喝吧。

既然逃避不了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这个江湖,明白并遵守自己的江湖规矩,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做好身边每一件小事。这样,才是一个适应生活的强者,才能体会到生活真正幸福的滋味!

杂说

乾坤湾夜思

加天山

今夜,我读了你写的诗行
醉倒在乾坤湾的小木屋中
小伙伴们不住地称赞
三十年的高粱酒味道纯正
我在想再好的酒
也抵不住红枣对黄河的翘望

今夜,我读了你写的诗行
醉倒在乾坤湾的小木屋中
朋友们不时地轻轻歌唱
把手儿搭在风的肩上
我在想再好的景儿
也抵不住黄河对吕梁的痴恋

静静地在暗夜中
回放岁月的精彩与惆怅
如果没有了陈酿
还有歌声与鸟鸣
如果没有了诗行
我,还有什么呢?



“轰轰声”是青春的号角

升起一缕热气。

“春运期间,火车比平时更‘重’了,对钢轨的冲击加大了,我们要及时检查并整治线路,确保列车安全平稳通过。”蔡英强解释道。

这是他工作8年中普普通通的一天,没有波澜壮阔的图景,却有着充满青春奋斗激情的画面。蔡英强自豪地说:“捣固机轰轰声,我觉得那是青春的号角。”

(陆省省)

第“00001”号高铁司机

们既激动又亢奋,反而觉得有多累。”

2009年10月,武广高铁开通在即,更高性能的动车组CRH3型上线试跑。当时,国外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。唐朝雄与师弟崔连锐一起熟记每个弯道、坡道、隧道以及相关数据,反复试验,细致分析,做到米秒不差……

作为“00001”号高铁司机,唐朝雄已开过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、“和谐号”动车组列车等12种车型,驾驶机车安全行驶110多万公里。

(张艳红 陆省省 叶小钟)

江湖之外,还是江湖

许福元

在太庙文学创作班座谈会上,杜芳伦老师讲了这样一段学界佳话,张中行先生与启功先生是多年挚友。学者某君,与二位先生均有旧交。一日,他先去看望住院的张中行先生并求其题字,张先生略一思索,便写了“学之所求,不信重于信。”尔后,他又持字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启功先生亦请其赐墨。启功先生即时写道“学之所得,不知多于知。”

杜芳伦老师评论说,二位大师,谈学论道,珠联璧合,见解精妙。

好一副绝句楹联,天设地造,有何精妙?

“学之所求,不信重于信。”可以解读为读书,做学问所追求的信念是怀疑精神。“不信”就是怀疑,就是否定;“信”就是肯定,就是否定之否定。

任何书本,都是一家之言,有其独到见解也必有失偏颇;任何学问,都是涉及某一领域,有其可贵探索亦有未开垦的处女地;任何理论,都是因势而立而随时空变化则除旧更新。所以,古今中外,没有任何

一种知识是包罗万象永远正确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

所以,严谨的治学者,先学而后质疑。不迷信,不盲从,不跟风。有真知灼见而卓然独立,持个性禀赋而自成一家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亲眼要看一看那曾经挂过侯生头颅的城门;李时珍修《本草》,采百草改正前朝医典的错误;范文澜著书,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

做学问当然要读书,多读书读好书博览群书淹通群籍,甚而宁愿做书痴但不是做书奴。读书是为了让人站起来且站直了,读书的结局如果做了书的俘虏,读书把人读趴下了,那大抵是读书人缺乏的正是怀疑精神,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。

张中行先生的“不信重于信”是看到事物的另一面。在“信”与“不信”之间,先生拿捏得很有分寸。不是全“不信”,怀疑一切;也不是“全信”,全盘接受。而是有侧重,有分析,有甄别,有取舍。而前提是自身有功力,有底气,有眼光。才能审慎之,思辨之,扬弃之。他看到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,很多现象未必反映本相,而有些则“著相皆虚妄”。

启功先生铁砚磨穿,退笔成冢。他的“学之所得,不知多于知。”则是一种逆锋般谦虚,藏锋般逊雅,别有一番回锋折笔的感悟与境界,甚至可以说从千年碑帖中悟到一种禅境了。

终生求学治学教学,到头来得到什么?收获了什么呢?是“不知”多于“知”。“知”是有限的,“不知”是无限的;“知”是得到的,“不知”是未知领域。以启功先生的学养,首先承认自己“不知多于知”。其实不只是先生虚怀若谷的胸怀,谦恭海纳的气质,更深层次是对于个体与全体的认知,相对与绝对的领悟而直指事物的本质。

一个人毕其一生做学问,从青丝盘顶到头上飞雪,所得到的所谓成就,先不说未知领域,就人类已知创造的知识来说,只不过九牛一毛,沧海一粟,恒河之沙。况且,天下之大,人才之多,奇才之众,知识之无极限,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延伸。个人所获得的那点“知”,是多么可怜兮兮微不足道。而“不知”则无时无刻在层层包围着你,逼仄着你。如非洲的小小埃博拉病毒,弄得整个地球人都手足无措。

谦虚是需要资本的,大海谦虚的资本是胸怀;

而狂妄倒不一定需要资本,因为有一种狂妄叫无知的狂妄。真正的导师不认为自己是导师,虽然潜移默化地在引导人们;真正的大师不认为自己是大师,虽然在静悄悄地将人们从混沌指向黎明。从未听说过张中行先生和启功先生自称大师,倒是很多人认为二位先生确实是大师。而那些自称大师的人,往坏里讲,不过是江湖术士,社会骗子;往好里讲,也不过似井底之蛙,坐井而观天;如尺泽之鲵,在泥沟里打滚。

张中行先生的“学之所求,不信重于信”是一种求学精神,心之所依决定了眼界和视野。先生看到了知识的局限,提醒自己对自己可能的局限所局限,具有宏观的视野;启功先生的“学之所得,不知多于知”是一种治学境界,魂之所系决定了气度和胸襟。先生看到了自身的局限,警醒自己对自己可能的无知的觉知,体会到哲思的精微。其中的况味,也许“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”。二位大师所说的“得知求信”四字,足以让人去感受,去理解,去尊重,去领悟。别人可以做多种版本的解释,但我只做上述如是观。

茶 淡

王太生

沸水泡茶,酽酽的,茶香满口,香味扑鼻。

一杯茶,喝着喝着就淡了,哪怕它是好茶。就像我上次在皖南买猴魁,茶色碧碧,醇香萦绕舌尖,泡二遍就淡了,让人感觉氤氲的茶香时光太短,可惜。

世间的好多人和事也有茶淡。一杯茶,被时光的水,续着,便淡了。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,写他住过的南阁子。说从前,叔伯们未分家,庭院南北是相通的,连成一个大院,里面住着一大家子,其乐融融,欢声笑语,中途的变故,后来的物是人非,原先的那些快乐、记忆、氛围,甚至那些柴门的鸡飞犬吠,都随风而散。原先的一杯家族绿茶的味道也就淡了。

人散了,事就淡了。人淡,一切归于平淡,茶味全无。

一杯茶,有人间的欢愉和美好。它飘散着热气,呈螺旋状,袅袅蒸腾上升。

当然,茶淡不等于茶冷。

外祖母在世时,乡下亲戚常到城里走动。亲戚登门,泡茶,吃酒,在城里小住几日,聊家长里短,嘘寒问暖。外祖母去世后,20多年间,亲戚来城里走动少了,好多人也已不在,外祖母老家亲戚的这杯茶也就淡了。

茶淡有中国画式的情境。一杯新泡的茶,新茶将杯子撑得满满的,呷几口,添水,意境就淡了,如水墨散去。

爱恨情仇有茶淡,刚开始浓烈,渐渐就淡了。

一个人的文字有茶淡。年轻时,情炽意烈,过了中年,渐渐就淡了,淡到无痕,三二句话,都是真情。孙犁晚年写《亡人逸事》,几个生活细节,追念与他共患难,善良、贤惠、勤勉,却不知字的妻子。他说:“过去,青春两地,一别多年,求一梦而不可得。今老年孤处,四壁生寒,却几乎每晚梦见她,想摆脱也做不到。”平淡的语言,字淡,深情,透露的是惆怅与孤寂。

性格脾气也有茶淡的时候,认识的一个人,年轻时刚烈,喜与人打斗,至老境,独自坐在墙旮旯晒太阳,已找不到从前印痕。

人散后,一弯新月如钩,似茶淡;两个朋友,渐渐疏远,如茶淡。说话说到茶已淡,已没有儒雅的君子之范。破坏了喝茶的氛围意境。

一部“红楼”有茶淡。前八十回曹雪芹所写,后四十回,无名氏续,程伟元、高鹗整理,茶味已大不如从前。

一场花事,一场淡。春天是一场盛大花事,所有的花都开了,开得妖娆,开得浓烈,开到暮春,就淡了。所以正如《荆楚岁时记》里所说,“二十四番花信风,始于梅花,终棣花。”棣花是淡香,一夜风雨,花落一地,香气如茶渐渐淡去。

吃过的苦,受过的累,曾经的得志与失意,迷茫与困惑,回忆过往,也如茶淡。所以,范仲淹《登岳阳楼记》中说他偶尔想起这些时,宠辱皆忘。

日子,往事,如茶一样随水淡去,还有什么拿不起,放不下,烟消云散,请多人与事,本来如此。

好茶越泡越淡,但它再怎么淡的茶,也有隐隐茶味,不是一杯白开水。

浓是一种稠厚,淡是一种意境,大味之道是淡。

明代陆俟在《归乡》诗中说自己辞官回家,坐在老屋,生一团忽明忽暗的炭火,煮水烹茶。四周寂静,耳闻村巷里熟悉的乡音,看天边月光摇曳,“茶淡火熄人寂静”,心如止水。

世上的许多事,刚开始,印象强烈,渐渐就淡了,甚至忘記。

茶淡了。



小时候,哭,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;长大后,笑,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。

赵春青 画

妈妈也会老吗?

来我都不太有生日的概念。留在今日记忆中的,还是孩童时段漂亮妈妈特意煮鸡蛋的光景。除此而外,真正有意识的庆祝生日,只记得是某一年春节回家时,阿姐召集亲朋好友聚集,酒足饭饱了一回,其他时候或许有过生日宴?我自己是没什么印象的。倒是清楚地记得有很多次生日我都是一个人,甚至是在火车上,现在也忘记是因公还是私人事务使然了。

回想这些累积的时光,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爽,反而是在稀里糊涂中一直远离忧愁般傻乐着。本来嘛,我自己不张罗,甚至不惦记着数日子算计,不过过生日的本就无所谓。大概也是因为我的这种态度,自己成家后家里人也跟着不把俺生日当回事儿。

这样走着,脚印后面留下了很多年的时光。

直到后来家里装了电话,我这才有了不再不记得自己生日的时候,原因是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,妈妈都会来电话祝福我生日快乐。后来移动通讯发达了,阿姐、侄女偶尔也还有朋友来信函云中祝福一下。儿子上学后也会凑热闹,主要是想吃他看中的蛋糕,你过不过他不在意,买来蛋糕让你吃一口,然后就帮你过了。很明显他也有意识:我并不在乎那个日子,所以要赶上没有蛋糕新发现的年度,他也会有出去玩不在家的记录。

在这等有生意的岁月里,到了微信盛行的当下,各色亲朋好友的生日问候时有时无,只有既不会发短信也不懂微信的妈妈,在每年生日之时准时给她儿子送达祝福……

但是,今年没有,而且我也没意识到。直到快晚饭

的时候,孩子他妈说,今天是你的生日哦。然后孩子在微信上表示了一下。然后心中就漫出了一点说不出的感觉。等到傍晚,我给娘去了电话,照例问了问身体,说说节日家常话,但生日的问候依旧没有抵达。

现在回忆起来,大概是四五年前吧,常规的生日话说了之后,我感觉老娘话语有些淡,赶紧致电阿姐。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有些脑部血管堵塞,还好,经过治疗后情况回到乐观的路上——那样的情形下都记着儿子的生日,今年怎么就忘记了呢?

我不太喜欢出生之日所谓“痛苦、幸福”的说法,我只知道那是娘亲开始了不断线的记挂,无论我长多大,就像如今一头白发,依然能收到母亲的牵挂。

今年怎么了?妈妈真的老了吗?难以平复的心绪晃荡了好几天,想到大年吃汤圆的话语,心中的惦念趋于复杂化,说不出的怅然,第一次反问自己:离妈妈那么远的是什么啊?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放弃了雄心,然后又淡漠了欲望,但并没有回归,这样的岁月值得吗?还是……

心中乱起来,莫名地就想到了一副禅寺的对联:

翠殿殷殷,处处花花果果,风风雨雨,年年暮暮朝朝。

妈妈也会老吗?窗外满月照耀,心中星河无迹……



“轰轰声”是青春的号角

升起一缕热气。

“春运期间,火车比平时更‘重’了,对钢轨的冲击加大了,我们要及时检查并整治线路,确保列车安全平稳通过。”蔡英强解释道。

这是他工作8年中普普通通的一天,没有波澜壮阔的图景,却有着充满青春奋斗激情的画面。蔡英强自豪地说:“捣固机轰轰声,我觉得那是青春的号角。”

(陆省省)

唐朝雄与师弟崔连锐一起熟记每个弯道、坡道、隧道以及相关数据,反复试验,细致分析,做到米秒不差……

作为“00001”号高铁司机,唐朝雄已开过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、“和谐号”动车组列车等12种车型,驾驶机车安全行驶110多公里。

(张艳红 陆省省 叶小钟)

劳模列车长的最后一个春运

“最后一个春运了,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!”钟郁玲跟同事说。钟郁玲是广州客运段的列车长,连续11年获得广铁集团先进个人称号,是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她

在铁路客运岗位上工作了26年,今年是她的最后一个春运了。

在列车上,工作了26年的钟郁玲总是及时处理各种情况。

2月22日,列车从常德站开出后,“钟

(黄境莲)

狠抓春运安全培训教育提升全员安全素质

春运以来,太原铁路局集团公司湖东车务段大新运用车间以《安全教育与培训管理制度》为基础,按照“培训不过关、人人是隐患”的理念,始终把春运安全培训工作的重点放在全员整体素质提高上,为车间的春运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该车间充分发挥“两级警示教育平台”、技检作业平台作用,严格安全准入是车间的

春运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该车间充分发挥“两级警示教育